



浙江文獻集成

范道濟點校

查慎行全集

第七冊

中華書局



范道濟 點校

查慎行全集

第七冊

中華書局

敬業堂詩集卷九

春帆集

盡戊辰一年。

客京師忽四年，戊辰二月，以外舅陸翁抱恙，扶持南歸。水程濡滯，凡四閱月，舟中多暇，以詩送日，翁雖手顫不能執筆，每口授余書，見余作又未嘗不色喜也。到家後周旋湯藥，余亦無詩矣。

將出都前輩及同學多有贈行之句短章酬別

朝市山林跡總賒，又扶病叟出京華。一卮北酒春傷別，幾度東風客負花。草色青回夾城路，凍痕白退隔年沙。多情通潞亭邊水，穩送歸航直到家。

衛凡夫郎中索題詩冊兼志別

鷄鳴九衢曉，城角轉星斗。不忍去長安，此中多好友。友亦不在多，同心十八九。醵錢餞歸人，宴會連夕有。下車揖戴笠，古道君尤厚。君家好門庭，清不借箕帚。堂前兩株藤，植自相國手。凡夫所居即文清公舊邸。春花紫蒂簇，秋實明珠剖。我來婁泖涇，晨對或終酉。有時笑捉鼻，隨意語脫口。纏綿示君真，坦率成我醜。如此兩換年，未覺日月久。君行入郎署，約略歲紀丑。風流白雲司，下視牛馬走。讀書兼讀律，桔槔等枷杻。賦性非所便，時時夢田畝。今春始轉秩，望出曹郎右。好理舊襟懷，依前向詩酒。我行惜薄遽，唱和少于喁。此地最難忘，臨岐幾搔首。

梁藥亭以端溪紫玉硯贈行

吾家老詩翁，家二瞻兄。遠寄數挺墨。行裝無好硯，一試那易得。前年送君歸，許我端溪石。匆匆過三年，此語時在臆。夜聞君到京，壺漏下初刻。入門異彩發，君故不自匿。欣然笑相謂，前諾幸免食。開囊把贈余，理膩不容拭。何來琉璃匣，養此馬肝色。餘潤吐紫煙，燈光忽被蝕。吾弟德尹兩踰嶺，嗜好癡已極。曾拋金珠裝，蓄硯比封殖。窮搜願難滿，妍醜

庶能識。亦云此石精，溫潤含玉德。忽然落吾手，旁睨三太息。物歸洵有數，在獲詎須弋。奈無十五城，豈易償拱壁。君才本間世，海嶽鍾奇特。仙人五色裙，來跨鳳皇翼。飄飄《凌雲賦》，一一好句逼。留以供濡毫，揮灑固其職。顧蒙謬許與，降氣自摧抑。我詩苦非豪，邊幅守封洫。近來尤懶惰，故步荒學殖。得錢了應酬，例取加粉飾。詆媒人挾喙，描寫腕無力。徒然辱佳惠，胡取三百億。逝將返柴荆，稍稍闢畛域。門前一溪水，潑眼清湜湜。洗硯先洗塵，有如苗去賊。學書兼學字，尚覬名副實。持君贈行具，寫我長相憶。因之謝吾宗，墨點漆光黑。

茨棘

牛李仇初作，張陳望苦深。全憑翻覆手，大負始終心。苑柳傷餘蔭，飛鴉誤好音。誰非門下客，茨棘莽成林。

曉出沙窩門

草綠國東門，舊來送行處。今朝一鞭出，喜赴歸人路。麥隴春未耕，杏園寒尚沍。冰槽沮洳濕，鵝鴨各引喙。遠氣如湖光，蒸蒸動原樹。長空豁遐矚，變景失回顧。不復夢春明，

三年墮雲霧。

張灣舟夜寄德尹都下

漁汀鳧渚夢依稀，長是思歸未得歸。底事得歸猶悵望，可憐倦羽又分飛。

發舟後連遇逆風間或阻淺兩日纔行十里許

遠歸決所從，筮《易》利涉川。意亦厭馳逐，捨車遂乘船。何期初放溜，斷渡春風顛。罟師邪許聲，蟻附百丈牽。進尺旋退咫，膠淺不得前。廢闌二十四，一一淤泥填。郵籤算南程，約略踰三千。一日行五里，到家須兩年。誰能侶鳧雁，久坐煙波間。

曉起回望西山

好山隔黃沙，隱隱一重霧。霧斂日紅時，螺青出高樹。

溧縣晚泊

鷗鳥灣洄泊小舫，蘆溝西望樹周遭。殘冰裂石頽兼岸，春水如油滑上篙。老柳耐寒如許

瘦，壞垣經久不多高。畫眉冢冷鷹臺塌，一片斜陽雁下壕。

舟夜書所見

月黑見漁燈，孤光一點螢。微微風簇浪，散作滿河星。

打魚莊遇西塞公歸舟述舊有作

長安棋局莫深論，秉燭依然近酒樽。煙火一帆春去國，關河雙鬢雪添痕。嘗鼃宦味經調鼎，羅雀交情散署門。記取故人垂老別，病歸猶感向時恩。時余同外舅附楊少司馬歸舟。

口占送陳仲夔舍人還都

別語無多別恨新，短橈明發指天津。殷勤百里猶相送，萬疊西山一故人。

亂鴉

白項非無種，烏頭亦有名。野田留點點，古墓去程程。陣忽遮天暗，貪因得食爭。君看稻梁雁，失次敢先行。

自王家浦晚至楊村驛

土屋多依堡，民屯半屬官。樹從王浦密。河過蔡村寬。鷗外新蘆茁，犁頭細麥攢。蒲溝行未到，月黑夜漫漫。

三月朔日

先君子忌辰。

昨夜還家夢，依依白髮親。覺來三月朔，又感一年春。窀穸悲何地，飄流愧此身。那堪寒食近，南望獨沾巾。

桃花寺

已過桃花口，再問桃花寺。獨客扣門來，老僧方坐睡。欲知春淺深，但看花開未。

掛帆行

船頭船尾收鐵猫，三尺五尺堆銀濤。弓張帆腹機謝箭，原樹却走如奔逃。西山已沒煙霧裏，初日欲吐春雲高。須臾倏達直沽岸，風勢未已猶颼颼。當前有關敢飛渡，又向津頭卸

帆住。

天津關用薛文清舊韻

地勢東來一掌平，忽開官閣起崢嶸。風腥曉市知魚賤，客過嚴關喜篋輕。暮雨暗添丁字水，春陰低壓直沽城。雲帆轉海非難事，誰念東南物力傾。

三月三日寒食舟中風雨感懷都下舊游寄朱公子恒齋比

部三十六韻

愁中時序兼，百六又重三。客路流光感，京華節物諳。尚書期不遠，別墅興尤耽。憶昔春城外，陪游小築南。年年修楔事，往往盍朋簪。土甌茶開箬，泥封酒拆壇。羽觴佳客泛，蠻榼小童擔。苞愛丁香破，梢宜豆蔻含。地衣紅匝匝，石髮翠毵毵。箏擘斜行雁，絲清獨繭蠶。隨方呈妙技，即事借深談。雜座門生列，巾車野老參。幾家同上冢，隨意去停驂。一院鞦韆女，千場蹴鞠男。花游聯竹輶，芳信簇筠籃。候煖鶯吭滑，煙濃蝶夢酣。種桃尋紫陌，看杏入茅庵。隔日頻相約，先期或預探。柳花登客饌，帶草拂僧龕。沙徑晴熏轉，澄波曉鏡涵。錫簫吹寂寂，粥鼓報緡緡。到必移吟笈，歸仍側帽簷。撲翻愁墮鐙，豪健笑

驅驪。後輩忘形接，先生好士貪。清狂真辱愛，疏略總無慚。好會原難數，傷神忽不堪。
東山殂謝傅，西路避羊曇。故業留桑梓，佳城閉柏楠。詩曾傳魏野，曲忍聽何戡。只益窮
途苦，寧知世味甘。無人臨曲水，有淚滴春潭。岸濕烏銜紙，船空鼠匿甌。風鳶行斷續，
檣燕語諠譟。野意將舒綠，川光未放藍。離情風挾絮，往事霧沈嵐。此恨郎君識，臧題寄
北函。

舟晚

晚色一天霞，空明炫眼花。濁流供飲犢，新月領歸鴉。野曠風長急，塘迴路向斜。兩三人
待渡，此去必村家。

白廟

一院槎枒樹，居僧守鵲巢。俗貧稀賽社，瓦缺只編茅。暗處蟲絲接，塵邊鼠迹交。漁人來
寄網，時有一船捎。

泊頭鎮見杏花

澹煙消處日初銜，酒旆微風到布帆。我自偶從花底過，不勞蝴蝶上春衫。

交河道中聞人稱河間縣政績之美輒述其語寄彭椒崑明府

客經新橋驛，泊舟交河湄。偶逢垂白叟，借問邑宰誰？蒞茲凡幾年，當官何設施？叟置不一答，別舉己所知。爲言河間府，畿南極衝疲。兩州十五縣，首縣又難治。黃昏簿書交，白晝羽檄馳。四野雜莊戶，土著留子遺。責之辦賦稅，肉盡空腔皮。可憐牧民官，往往猶鞭笞。追呼力不任，竄身并歸旗。方將計囊橐，焉問疾苦爲？前年來好官，忠信神明慈。聞官乃彭姓，門第江南推。祖父盡公卿，家業貧難支。到官但飲水，一意存撫綏。不承上司喜，不顧同列嗤。不假左右手，不煩誥誡辭。赤子視吾民，子忍父母欺。即如春夏交，輸課有常期。釐釐三堂鼓，出早退每遲。文書赴期會，閒暇無停披。木匭設中央，金錢隨所齎。吏前但執算，毋許參一詞。一日投百封，數計若察眉。半月率滿匭，封識宛不移。明朝上大府，手不沾毫釐。自餘了無事，止酒或賦詩。官清民力寬，漸漸歸流離。比來俗大變，迴絕非曩時。朝廷方勤民，下問旁諏咨。大府昨薦達，某官轉高資。分明馴

雉歌，載在墨吏碑。坐令惠愛政，平平覺無奇。誰能持此情，流傳向京師。言罷歎息去，春風吹鬢絲。

御莊鋪

小縣他時號阜昌，近城曾築讀書堂。不須更唾劉郎面，豕棚牛欄是御莊。偽齊劉豫僭號，更阜城爲阜昌郡。城北有讀書堂，城南有御莊鋪，明程篁墩詩有「居人不唾劉郎面，猶把亭名號御莊」句。

德州留別田雨來編修

帝里經年別，書來少北郵。故人多請假，游子暫稽留。風雨燈前話，江湖夢裏舟。一筇雙不借，行踏半塘秋。

戲惱德平令楊建垣

草接平橋水拍津，好風裙帶跨驢人。清狂幾許冶情在，惆悵自嫌官裏身。

四女祠

在恩縣西北四十里。土人云，漢景帝四年，貝州人傅清，字景山，妻羅氏，無子，生四

女，守志養親，終身不嫁，各植一槐，以明己志。四女通釋氏書，日頌《法華》，其後拔宅昇天

云。按史，周宇文氏始置貝州，漢時未有此名，自是傳聞之訛。考唐人王建詩注云「宋氏五

女，貝州宋處士之女也，曰若華、若昭、若倫、若憲、若茵，其父老病，誓不嫁，以奉事之」云。

按貝州，乃今恩縣及清平地，疑此即是矣。

何處著鶯花，春深孝女家。門前古槐樹，兩兩聽慈鴉。

夾馬營

櫜馬驚嘶不止，紅光夜半熊熊起。男兒墮地稱英雄，檢校還朝作天子。陳橋草草被冕旒，版籍不登十六州。却將玉斧畫大渡，肯遣金戈踰白溝。隔河便是遼家地，鄉社枌榆委邊鄙。當時已少廓清功，莫怪孱孫主和議。君不見蛇分鹿死闕西京，豐沛歸來燕代平。至今芒碭連雲氣，不似蕭蕭夾馬營。

月下聞吳歌

客愁今夜較偏多，歸路三千尚隔河。五十六回圓月底，南來初聽本鄉歌。

衛河四絕句

王弇州有《衛河八絕》，多叙行役之苦，于風俗有所未備，輒隨所見補之。

河流千百曲，來往候風信。
東南西北間，那得灣灣順。
微雨曉來霽，孤雲斷不還。
黃沙千里道，何處著青山。
佳人跨驢去，隔岸是娘家。
渡口風長好，吹開單面紗。
茅屋罨邊市，蘆場柳外橋。
誰知燕趙地，生計儘漁樵。

將至臨清州

小雨吹午晴，菜花黃被阪。
方愁白日暮，又惜芳春晚。
河流合汶衛，客路投東兗。
樹杪見浮圖，去城應不遠。

夜泊南板閘

來從漱玉響淙淙，一枕神清靜聽中。
只似秀林亭下宿，隔窗今夜雨兼風。
《北河紀》：「漱玉泉在州城內，秀林亭在州城外。」

聞荊州兄聲山姪南宮捷音却寄一首

各有高堂奈老何？此情真足慰蹉跎。到家鵲喜連朝有，照客燈花昨夜多。從此朋游推二阮，向來場屋說三羅。壯心自倚消難盡，歸去羞爲伏櫪歌。

汶河阻牖少司馬楊公從陸路先歸余與外舅尚滯舟次詩

以志別

昨歲春風記出京，再來何意得同行。熟經世路歸貪早，老念貧交別忍輕。水落汶河停去舫，花穠淮岸待行旌。竹萌怒長櫻珠綻，鄉味先輸一月程。

謝孔心一大參餉酒

城南高會已多時，曾和東風芍藥詩。賞到鶯花春爛熳，醉題襟袖夜淋漓。尚書沒後園空鎖，謂朱大司空。騎省歸來鬢有絲。多謝故人猶念舊，一樽重對却成悲。

入牖

萬派東南傾，水勢本趨下。何年迴地脈，一股西北瀉。自從燕建都，饋餉吳楚籍。千艘萬艘尾，重載接春夏。黃河故道移，東向海門射。如穀水犀弩，潮汐俱退舍。支流導不得，脈絡乃近借。沂泗濟汶洸，橫沆孰分汊。九十七名泉，會通河在濟寧州城南，南抵徐州，達清河入淮，北經臨清州，合衛河入海，沂、泗、洸、汶入漕之泉，九十有七。扼吭走一罅。綿綿數百里，寸寸阻成壩。層層板堵束，宛宛巨綆架。通透蟻穴穿，點滴糟牀醲。一牖守一官，役夫供咄咤。么麼成鬼怪，有若腐鼠嚇。毫釐日主進，傲慢禮無迓。糧船排幫來，客棹何從駕。汴堤鄭國渠，事往役隨罷。豈惟滋禾黍，兼可活桑柘。不聞溝洫成，止用通艫舫。奈何并梗塞，行旅見來乍。我生昧時向，永與捷徑謝。所遇總紆途，濡遲復奚訝。

開口觀晉魚者

牖河一綫才如溝，戢戢魚聚針千頭。其中巨者長二寸，領隊已足稱豪酋。爾生亦覺太局促，漂漚散沫沈還浮。不知世有海江闊，長養何異蒙拘囚。縱教族類繁鰈魴，變化詎得同蛟虬。居民活計乃在此，勞不撒網逸不鉤。竹竿綳罾密作眼，駕以一葉無篷舟。朝來暮